

【理论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高地 王艺桥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频发和工人革命浪潮日益汹涌的背景下,密切关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包括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批判,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公德、宗教清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内容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教育脱离生活实际、强制灌输、操纵媒体和控制舆论的方式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对科学认识和理性对待当代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文本研究以及在国际视野下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资产阶级;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高地,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24);王艺桥,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武汉),2024.7.25~3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荐读书目研究”(19JZDW006)、吉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伟大成就融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研究”(2023ZD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19世纪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马克思恩格斯见证了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稳固,生产力显著提升,但这些进步并非毫无代价,它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工人阶级深受资本剥削之害,进而催生了革命性的社会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19世纪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它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并影响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其难以认清历史发展趋势和革命斗争策略。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深刻论证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治景象、思想状况和教育境况,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展开前提性批判,继而对其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批判,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特征。回归经典文本探寻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对于穿透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迷雾,用经典把握现实和指导实践进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批判在其整个批判思想体系中居于首要位置,具有统摄性和根本性的特征,为内容和方式批判奠定了

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亦不例外。他们通过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实意图,揭示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及其统治的反动本质,由此揭开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背后隐藏的全部秘密。

1. 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为培养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服务。对于资产阶级曾起到过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予以肯定,但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贪婪和虚伪,批判的声音从未停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形成,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深刻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显示出其独特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是“有用的机器”。工人机械地工作,日复一日从事单调的劳动,被训练成高效的劳动工具,只为满足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和利益的追求。“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1](P48)}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机器大生产成了主导模式。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对工人施行了所谓的“机器式教育”,使工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甚至在生产线上彻底沦为了“机器的附庸”,“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2](P38)}。尽管这种状况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但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角度来看,以及对于那些执着于提升生产效率和追求经济利益的资产阶级而言,这种对工人的“机器化”改造却显得极为有利和实用,这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深层动机和真实图谋。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需要培养“听话的奴仆”,听资产阶级的话,做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事。“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3](P330)}资产阶级钟情的教育不是服务于工人及无产者思想觉醒和发展的教育,而是控制工人思想,顺从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

样的教育无疑是对无产者的剥削和摧残。不止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工人及其后代实行“愚民教育”。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揭露了梅特涅政府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特别是对教育的严密控制。“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4](P362)}这种控制不仅限制了思想自由,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其说工人是在接受教育,不如说他们是在遭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最终导致工人政治无知,对社会问题丧失判断力,甚至无法辨识自身利益。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培养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资产阶级旨在培养既听话又有用的人,这些人不仅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和利益,而且严格遵循资产阶级的意志,成为其忠实的奴仆。

2. 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辩护。一是掩盖阶级矛盾,为资产阶级利益披上“神秘面纱”。资产阶级为了得到被统治社会成员的认同,将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包装成普遍的观念,打着教育之名行剥削之实。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地粉饰剥削行为,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不变、坚不可摧的存在,将特定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宣扬为普遍适用的永恒法则,进而声称他们的教育是超越阶级和历史局限的,掩盖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尽管资产阶级百般否认,但不争的事实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5](P42)}。更有甚者,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理想的国度,“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6](P552)}。这一虚假的宣传教育被马克思恩格斯识破,他们严厉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利用“理想国度”“共同利益”等辞藻掩盖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美化自己的罪恶行径。二是粉饰剥削,营造“理想王国”的幻想。长期浸润在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幻想中,工人会不自觉地

以为那些思想、观念、情感就是他们个人头脑中产生的,便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其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资产阶级常常依赖其所谓的思想家来构建“共同利益的幻想”,这种幻想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真实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掩盖或扭曲,以此将阶级的特殊利益粉饰为普遍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这种虚伪性之后,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既未能为无产阶级解除统治和剥削的沉重枷锁,也不可能成为引领全人类走向解放的先锋力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其在应对各种社会斗争的过程中,也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提升提供了条件和因素。三是精神控制,削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资产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资产者在工资以外还对工人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看起来都出自一片纯真、乐善好施、舍己为人的仁爱之心,其实加起来还远远不到他所应尽的责任的十分之一),那么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71]P436}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如何对工人实施精神控制,从而达到让工人对资本家感恩戴德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运用巧妙的意识形态手段,旨在麻痹工人及其子女的反抗意识,从精神层面彻底征服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就是要使人们看穿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灌输的伎俩,看到资产阶级隐藏在一切看似“科学”“合理”的理论观点、思想观念背后的赤裸裸的剥削以及想要永久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压迫、精神控制和麻痹反抗意识的面目。

3. 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污蔑共产党人消灭教育等掩盖其思想政治教育实质。马克思恩格斯有力回击了来自资产阶级的歪曲、污蔑和攻击,批驳资产阶级污蔑共产党人要消灭教育的谬论。在资产阶级看来,要改变资产阶级的教育性质,使教育摆脱资产阶级统治的影响,就等于要消灭一切教育,这里也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共产党人不是要消灭一切

教育,而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教育,特别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81]P448}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律等观念的形成,都是由其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种物质基础导致资产阶级在观念上存在着偏私,他们倾向于将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所有制视为历史上的短暂现象,而将自身所有制及其相关观念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和阶级立场。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实际是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社会意识、教育、法律等资产阶级的观念,而不是消灭一切教育。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转移话题避免其阴谋暴露,当然不能抹杀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揭示,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自身处境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教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资产阶级利用这种教育来竭力维护其自身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法律、道德还是宗教等形式开展的思想教育,都仅仅是资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阶级意志的体现。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些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其背后隐藏的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由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存在,其阶级本质与其他阶级社会并没有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批判

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体现着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服务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目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由其本质决定,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社会公德、宗教清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等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批判。

1. 在社会公德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教育。资产阶级向工人传播包装成具有普遍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这一内容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从时间维度来看,社会公德并非资产阶级的原创,自古便已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封建地主运用绝对等级服从和人身依附关系达到约束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资产阶级价值观教育是推翻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社会的武器,故不能抹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进步意义。资产阶级用金钱统治代替宗法统治是由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的,当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其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使得资产阶级价值观教育比以往的剥削阶级更加伪善。从空间维度来看,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在空间的传播中往往以普遍形式向工人及无产者传递,进而为社会成员接纳并认同。在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将自由、平等和博爱推演为各阶级的共同行为准则,对农奴、工人、手工业者等进行教化和宣传以反抗封建专制。随着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将本阶级推演为普遍主体,将资产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把“自由、平等、博爱”说成普世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利益和观念属于历史范畴,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大革命后期,资产阶级对“自由、平等、博爱”披上普适性外衣,在国家内部乃至国际社会进行全员、全方位宣传和推广,甚至运用武力加以夯实。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真实目的,这种宣传实际上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进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他们敏锐地指出,在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无产阶级挑战时,就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9](P509)}”。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所推崇的价值观教育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质上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为了打破资

产阶级在话语权上的垄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揭示这一真相的重要性,并指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这种社会将摒弃剥削和不平等,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真正的条件。

2. 在宗教清德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批判了其内容的落后性和反社会性。旧社会的宗教在统治思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根除宗教,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宗教。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通过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研究阐述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对美国 and 瑞士的分析表明,宗教在国家层面已经失去权力,但在个人事务空间中留有一席之地。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要求,资产阶级对具体宗教的教义也作出了相应调整。资产阶级宗教灌输的内容有别于封建社会,封建主推行的宗教教育旨在传播等级专制和特权思想,资产阶级则旨在为资本充分发挥作用而辩护,强调宗教信仰的个人本位。由此,资产阶级宗教清德教育内容是简单、专横、粗暴的宗教训令,以及难以理解的宗教教条和神学上的奥妙东西,加重了工人及其后代的理解与接受难度,向学生灌输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只教学生如何背诵、服从宗教的教条,不教授有用的知识。“在高教会、贵格会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校里,根本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活动”^{[10](P425)}。资产阶级为了抢夺工人及其子女的灵魂,甚至把“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11](P424)}讲授给他们,这种做法揭示了资产阶级宗教清德教育的落后性,更注重维护自身阶级利益,而不是真正关心下一代。此外,资产阶级宗教清德教育内容体现了反社会性,这是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所决定的。恩格斯曾详细剖析过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将宗教和道德教育混杂在一起的现象,且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未优于单纯的宗教教育。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资产阶级宗教清德教育并不是让工人及其后代能够自由地接受教育。占统

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科学的和道德的教育,而是以其接受本教派教条作为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宗教清德教育是为了传播教条和争取教徒。“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12](P333)}宗教清德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往往依赖于信徒对神灵的敬畏和恐惧来推动道德行为的实践,其终极目标是确保信徒在死后能够获得灵魂的永生,并在天国或来世享受幸福。然而,这种做法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不仅无助于培养人们的自觉道德意识,反而可能阻碍其发展。

3. 在职业道德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批判了其内容的腐朽性和欺骗性。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期,当工人及其后代步入工厂劳作,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分工劳作,资产阶级借此对工人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形成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观念,以便在职业活动中遵循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精神控制、稳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目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3](P294)}在工厂劳作的工人及其后代都会接受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要求和规范的教育,被资产阶级压榨其剩余价值,廉价出卖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是由金钱崇拜决定的,从而使得资产阶级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呈现腐朽性和欺骗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职业被金钱所主导,导致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一度受人尊敬的职业者,被资产阶级转化为以金钱为报酬的雇佣劳动者。这一过程不仅剥夺了这些职业原有的神圣性和尊严,而且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纯粹的利益和金钱交易,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而无情,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纽带。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中指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绝大多数人只是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而这种吸血的制度被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所粉饰。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一切都是为了挣钱,这成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原则。就其效果而

言,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需要使得工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影响人的智力发展,进而侵蚀人的身体和精神,道德就被荒废了。

4. 在家庭美德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美德教育内容缺失。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家庭破裂。“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14](P34)}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家庭关系的是利益和金钱,家庭关系的维系是金钱,家人间充斥着“铜臭味”,被金钱诱导的父母为了生存,会出卖和虐待子女,甚至让年幼子女高强度劳动以赚钱。因为超时超负荷的工厂劳作,妇女没有精力照顾孩子,导致孩子畸形成长。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家庭缺少家庭道德教育。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的说教充满了虚伪性,这些说辞越来越令人作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中,父母不能照顾子女,子女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和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建立在金钱上的家庭关系会形成恶性循环,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工人阶级无法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家庭的毒害,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改变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保护后代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保护工人后代的办法就是主张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工人以斗争为后代争取儿童保护措施,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三是驳斥资产阶级污蔑共产主义要消灭家庭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驳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和污蔑,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要消灭家庭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澄清,所谓的“消灭家庭”实际上是指消灭那些建立在私有制和金钱利益之上的资产阶级家庭,这些家庭往往因为贫困和迫害而导致破裂。资产阶级常常攻击共产主义,声称共产主义要用社会教育来取代家庭教育,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资本

主义社会,教育是由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点必须明确。然而,共产党人的目标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操控,这样做当然不会破坏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相反,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破坏无产阶级家庭和亲密关系的罪魁祸首。总之,资产阶级在家庭美德教育方面存在空白或缺失,并不意味着这一内容不重要,而是十分重要。正是由于缺乏了这一关键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家庭关系只剩下金钱关系和无情冷漠。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反动本质和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采用的隐蔽而微妙的阶级斗争手段和剥削方式进行了揭露。

1. 教育脱离生活实际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弊病。学校教育是资产阶级传播政治意图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脱离社会生产,脱离生活实际。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宗教教条和法律训令的传授,缺乏实践性和应用性。学生很难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只能将所学的知识束之高阁,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列宁也对这一问题进行揭露,“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15](P329-330)},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信赖的”^{[16](P342)}。资产阶级教育过于局限于书本知识,使得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知识和技能的实际需求,因此“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成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17](P106)}尤为必要。工人及其子女要从事生产劳动,才能得到智力与体力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双向关系,因此无产阶级应努力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为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此外,马克思恩

格斯还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不问政治、脱离政治的虚假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教育一旦丧失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必然受到眼前利益的蛊惑,由此无产阶级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以达到提高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的目的。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教育不问政治”只不过是他们为了掌控教育事业编造的辩护词,充满了阶级偏见,其真正目的是让工人阶级远离无产阶级教育,从而阻碍他们追求自身解放的行动。列宁也曾指出,资产阶级教育始终与资产阶级政治紧密相连,资产阶级在教育中始终把自身的政治利益放在首位,从而呈现为“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机构的联系都非常密切”^{[18](P442)}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洞悉资产阶级教育不问政治、脱离政治虚伪性的同时,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指明了发展方向。

2. 采用强制灌输的方式开展教育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大弊病。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巧妙地利用国家政治机器的强制力量,实施强制灌输,将代表其利益的思想观念单向度地注入无产者的头脑之中,以此使无产阶级屈从于其意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就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资产阶级在自私自利的心态驱使下,对待工人阶级的方式非常残酷,只关心工人的劳动能力,而不关心其人权、尊严和情感,将他们视为“无理性的动物”,以强制灌输的暴力驯服方式实施精神控制,只是单纯地威胁和恐吓,使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怀疑与不信任,使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都沦为资产阶级的奴隶,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强制灌输,认为这种方式不仅不能使工人真正理解和接受资产阶级的精神,反而会激起反感和不满,从而加剧阶级矛盾和斗争。资产阶级的强制灌输违背思想自由原则,限制了人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能力,试图

通过强制手段将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强加给无产者,剥夺了人们自主判断和选择的权利。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使社会成员无法表达真实想法和意见,只能被迫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进而愚化底层群众和粉饰剥削行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理论灌输不仅是一项策略,更是一种科学而有效的手段。它的核心目的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通过深入的说服,使其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阶级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灌输主体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双向互动至关重要,它确保了思想滋养与精神营养能够有效地输送到无产阶级的头脑中,满足其迫切的思想需求。无产阶级理论灌输绝非采取强制灌输的手段来迫使无产阶级被动接受某种思想,而是通过引导的方式,激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他们自愿将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并指导实践。

3. 对资产阶级操纵媒体和控制舆论的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深刻揭露。一是批判舆论自由背后的剥削与控制。尽管资产阶级声称支持普遍的报刊创办和书籍出版自由,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维护资本的无上特权,避免受到精神层面的审查。资产阶级将少数人享有的自由和特权标榜为所有人的权利,这是一种伪善的掩饰。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资产阶级利用报刊宣传各种支持其专制的思想,并采取多种手段限制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这些手段包括增加办报的税额负担、利用资金优势诱使无产阶级报纸改变性质、颁布愈发严苛的“书报检查令”等。这些做法旨在控制社会舆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英国《泰晤士报》为例,尽管该报曾宣称不受任何政党或机构控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却“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现政府紧连在一起”^{[19](P77)},该报的政治摇摆现象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也是政治投机策略的运行结果。这进一步证明了资产阶级在舆论自由背后的剥削与控制行为。二是批判资产

阶级舆论造势背后的欺骗、误导与为利益发声的真相。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资产阶级会通过精心策划的新闻报道和讲演活动来操控舆论态势,混淆公众视听,甚至不惜编造谎言。资产阶级主导报刊和新闻报道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充当资产阶级的喉舌和耳目。当面对特权利益时,便会向当局谄媚,相关报道不惜违背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发表符合统治阶级期待的言论,这显示了资产阶级报刊这一行径的欺骗性、愚弄性和误导性。他们的每一次发声,都是为了蒙蔽人民的耳目,使社会成员变得盲目和顺从,从而温顺地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的行为旨在使社会成员变成“瞎子”和“聋子”,无法看清和听到真相,从而更容易被资产阶级的统治所操控。三是批判资产阶级粉饰现实、压制异声以维护权力的策略。为了实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资产阶级紧密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并通过控制社会舆论来塑造公众认知。资产阶级让报刊和资产阶级演讲家戴上虚伪的面具,隐藏其真实意图,对现实问题进行回避、粉饰或空洞化处理。最终公众所能接触到的只有“华而不实的词句”和“最庸俗的废话”。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利用其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为自己的舆论造势,同时压制其他国家的声音。报刊、小册子、著作和学术演讲活动等则是资产阶级渗透和宣传其思想的主要渠道,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20](P328)}。通过这种方式,资产阶级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维护了其权力和统治。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和扬弃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出发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依然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解决这些新问题,以何种态度看待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

恩格斯的批判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思想指导和方法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 为认清当代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质提供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尽管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但他们并未被其表面的繁华所迷惑。相反,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变迁的实质,预测时代发展的方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正是这种深邃的洞察力,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思想强大的生命力。尽管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并未改变,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依然如故,这意味着当今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未变。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及其利益的人的本质的揭示仍然适用于当下。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维护自身统治及其利益的本质并没有变,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开展的思想教育紧密服务于国家政治要求,与国家发展意愿保持一致,本质上都是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精神”,培养资产阶级需要的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以维护政权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宣扬普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为口号,但其核心却是强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这种教育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旨在塑造和强化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此外,美国借助大众传媒、社会环境、宗教等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扬的仍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明形态。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受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具体目标受不同政治观念支配,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为考察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法指引。

2. 为把握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新发展提供基本遵循。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相比,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全球化思潮和科技革命,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组织形式,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潜在危机在21世纪集中爆发,引发政治格局重大转变和动荡,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触发的大国博弈等多重复合因素的冲击,使得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显著增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虽未出现这些问题,但并不代表其理论失效或者失灵。当今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仍是围绕着将人培养成为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要求的公民,这使得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更具迷惑性和“隐匿性”。当前资产阶级借助数字化教育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形式,日益倾向于通过唤起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学校教育和各类社会活动中悄无声息地渗透其意识形态,使得资本逻辑“隐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的思想剥削方式和精神控制方式,如数字化劳动、信息商品化和消费文化等。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既是资产阶级对受教育者进行奴役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窥探资本主义秘密的契机。因此,我们必须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保持高度警惕。“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21][P66]}面对新课题、新认识和新困惑,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批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作为基本遵循,厘清21世纪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表与里、主与次、新与旧,有助于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自觉。

3. 为加快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处在新历史方位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习近平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22][196-67]}面对新变化、新动向和新发展需要,要在国际视野下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一是加强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目前学界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性研究还不够,未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形成规律性认识。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隐蔽的方式巧妙地表达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和内容,善于采用各种伪装形式掩盖资产阶级本质,且相关内容和方式不断拓展,更具迷惑性。要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伪善和渗透进行识别,就需要更多的批判性研究予以揭示。因此,研判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新动向是时代之需,也是发展之需。强化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研究是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深化历程,可以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改革需求提供有力支持。二是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批判的系统研究。除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要系统研究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和习近平的相关思想,结合时代条件把握理论精髓,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研究。强化运用经典作家的批判思想分析与研究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如怎样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浸染与渗透、以何种立场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思想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我

国思想政治教育未来的思考,今后的研究需关注经典作家相关论述或者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方位与重大意义等。三是善于运用国际视野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全球秩序,而且始终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大阶级力量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和博弈。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发出了“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能力”。要将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的发展中审视,以更加自信自强的姿态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在比较中超越他们。坚守中国立场,以理性平和的大国心态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动向,敏锐捕捉全球发展的脉搏,并洞悉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善于汲取世界各地的先进文明成果和科技发展经验,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推动这些智慧在中国的土壤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2][4][5][8][9][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15][16][18]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7][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